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9
4

第 4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高誘注文庫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轂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轂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體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錢劉本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轂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轂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

010190611707

救韓乎其不平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壘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一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

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錢劉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

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為楚王使於韓矯劉改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曾作尚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其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

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眾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助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

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

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
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
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
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
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
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改因也一本添

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
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柰何
項間贈作有鵠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鵠曰謂之鳥可
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
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鵠不為鵠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
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

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
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
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恠其厚固
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
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
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羸糶之費以交
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
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
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
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
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
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
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
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
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
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

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懸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卷第二十八

韓三

高誘注

或謂韓公仲曾作曰夫寧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寧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東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

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字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東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布而割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錢作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豐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倂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於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

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勒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勒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鐵添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行雖錢添此如伯夷猶將亡之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

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倖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曾改子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大人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

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
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
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楚哀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眾無
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
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
者豈不為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
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
為桓公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
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
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
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辟
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
也今與強國強國曾劉無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
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

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曾作已也故賣美人

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

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

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

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

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

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

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則蓋三本同一作蓋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

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錢添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齊腫也使善扁鵲而無齊腫也

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

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

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

楚計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母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

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錢作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
 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
 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
 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
 弗入入曾下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
 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
 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
 勢能誦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為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
 不及魏者以為成劉作戍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
 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
 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
 不得議甘戍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
 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
 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
 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
 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
 陽王猶校之也群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待於王而無
 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
 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
 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
 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錢添入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
 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
 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
 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
 怒曰是何以為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
 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
 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今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
 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

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張登請費縲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縲西周雝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縲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為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為之謂三本同安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為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曾本作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為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郢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置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此字無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曾作維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繆牽長也

卷第二十九

燕一

高誘注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塗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度呼

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荏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荏請講於齊趙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

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文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云史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自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美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

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食汗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
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
信如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信至如此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
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
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
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
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
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
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
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
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
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
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
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
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

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歡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
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
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
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滹
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車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
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
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
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
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官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
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莖小亂者可得其實今燕客之言曰
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
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
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
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

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紼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

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文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今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

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為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壑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伐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錢與劉作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毅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

負其既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馳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躡一云脫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一作代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

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此劉去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此劉去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鮑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壘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鮑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守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穀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䟽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其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

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筮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躡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壘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舊作平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

不嫁舍媒而自銜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卷第三十

燕二

高誘注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舊無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鉅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

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劉作之
 必亡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三本同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
 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鄙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
 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鄙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
 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曾
 陽馬陵作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
 后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
 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錢本
 字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趙
 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
 壘三川晉國之既三晉之半秦既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
 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
 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
 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

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
 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
 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
 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
 必有為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
 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
 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
 甚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
 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也死不足以為臣患逃不足以為
 臣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
 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
 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
 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為不若逃而去之臣以
 韓魏循自一作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為之累
 燕奉陽君告朱謹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子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

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為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

湯無再逃

錢有

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

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相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壘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為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土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壘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

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鄭臣臣之所重處重郊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刈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壘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

齊大馬駸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

事之王欲驛臣刺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鷺之餘食不宜懼懼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齋塗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為行具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

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子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即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曾本添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郤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

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麻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

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五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鐵字添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一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

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成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以伐韓故中山亡今以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答壑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續云語語皆叶後語必見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得兩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開口一今作兩非是恐別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有適子也蘇子一作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燕三

高誘注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

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

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躬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增作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

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郟秦趙有郟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

燕

曾作攻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社曾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

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

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曾本無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錢作秦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搃抗錢一作搃抗其背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柰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不曾作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曾無歌爲變徵濮一作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

國 卷三十一 三

後曾作為恍惚羽聲士皆矚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

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

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

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

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

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

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

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

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

匕首抵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搯其室時怨曾作急劍

曾本無劍字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

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

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

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

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

久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

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

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

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

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

而死

卷第三十二

宋 衛

高誘注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

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

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

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

理一舍也重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

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

宋宋非有罪也故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一作短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言名此為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鼉鼉為天下饒也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枿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惡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衛國之城下君懼束組三百組組斜文紛緩之屬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至城也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已故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也勁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如當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宋必兼宋故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曾錢作忠曾本皆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也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云助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言徐攻留其日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公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和於齊者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之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過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

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
意者眾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
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麒麟續云新序爵生麒麟通鑑作麒麟於城之陬康王辟公之子別成之弟驪王
聖時則有黃雀黃祥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妖祥康王無道不取正
對故云必霸天下危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

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為無
顏之冠以示勇割偃之背割劈也鏗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也齊聞而伐之民散
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禍謂齊潘王與魏楚

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壁野馬驕駘也四百乘也衛君大悅群臣皆
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
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
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還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欲襲
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寵智伯太子

愛顏而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
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顏也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
為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
自入於魏以求故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

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
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
也疾困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
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
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
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
而不脩之日久矣溫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
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王曰何
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

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

也君必善子子躬順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

也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爲者務所用者縹錯挈薄也群臣盡以爲君輕國而

好高麗縹錯挈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

之所行天下者甚縹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

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

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也縹錯挈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肯靡逃之魏肯靡有罪衛賈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群臣

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肯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

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用之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駟

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駟無咎服拊擊也兩旁曰駟駟中曰服擊

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日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

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

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卷第三十三

中山

高誘注

魏文侯欲殘中山魏文侯子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談襄

子臣也并兼也兼有趙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談襄

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談襄

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

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

張登中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

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

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

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

務附焉務附親也必爲趙魏以自昭也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

是君爲趙魏驅羊也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

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

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

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齊海齊也五國之中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

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
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
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也難信以為利不可信其言田嬰不聽丑之言
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
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
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
也何侷名於我等欲割平邑以賂燕趙燕平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
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侷名不憚割地以賂
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
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
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
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
曰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
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
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

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
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
去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
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
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王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
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
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
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
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憲使趙為己求相中山憲中山臣也使於趙也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中
山君出司馬憲御公孫弘乘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
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憲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
抵罪也抵當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憲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
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憲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也難惡也田簡謂司馬憲曰趙使者來屬
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

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憲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為司馬憲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憲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憲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憲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麗美大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憲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尔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憲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

鄰國不與也

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

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

主父趙武靈王也

使李疵觀之

疵趙臣也

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

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也走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食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言人之德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食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人之相怨不在深淺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極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辯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鋪餽謂食為餽祭鬼亦為以靡其財

靡猶濃麗也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勗力同憂其力勉力也

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

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

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外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

使五校大夫王陵五校音明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王欲使武

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

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京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

向韓魏相率與兵甚眾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

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

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七十八言十分死其其國虛弱是以

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眾取勝

如神况以疆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

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

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

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戰必死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也莫有鬪志是以能

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

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

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

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

長幼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

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

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為吳所逼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

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

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

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

九月死傷者眾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

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

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

撫其恐懼伐其僇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

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

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起
欲以勝為嚴則不若屈於起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言不能起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

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